

宋词审美浅说

黎小瑶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宋词审美浅说》序

王水照

架设词学和美学之间的通梁，正是多年来词学研究和鉴赏的必然发展。这种必然性的要求，既根植于词的本体特征，又与词学评赏的传统和现状息息相关。词家千余、词作二万的宋词是中国文学中的一丛奇葩，在以抒情为主的我国诗歌史中，宋词是一种更典型、更纯粹的抒情诗。说怪不怪，从小接受儒家伦理道德教育的宋代知识分子，其生命价值追求本来自然地指向治国功业的建树、自我修养的完善，然而在被视为“小道”、“艳科”的词中，却开拓出他们内在情感世界的另一番表现天地，特别是男欢女爱、伤时惜别的恋情词，追求世俗的欲望，渲泄隐秘的苦闷，成为他们最心爱的题材。文人词发展之初，原是配合音乐、供妙龄歌女演唱的歌词，目的是“娱宾遣兴”，这就导致其题材的窄深，情调的感伤，风格的柔婉，所谓“诗庄词媚，其体元别”（李东琪语），建构成词体的本质特征。正是词的这一本质特征，呼唤着人们的审美关注。

基于对文学功能“载道”、“言志”、“缘情”等不同认识，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表现出分别向文学社会学、文学伦理学、文学审美学等的不同偏重。而在传统的词学评赏

中，从李清照的“词别是一家”说到王国维的“境界”说，都着力于对词体的审美品味和审美把握。其间虽有“本色”和“非本色”、“正”和“变”的争论，围绕着宋词发展中的革新传统词风的趋向（富有社会性的苏辛词派）而展开，但大都并未离开美学的范围，而包涵着审美的理性沉思。固然又有以微言大义的“寄托”说来评词的社会学批评方法，但不占主导，也未得到普遍认同。抓住审美，有利于词体本质的揭示和研究的深入，这应该说是一个优良的传统。然而自五十年代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情况有所变化，“人民性”、“现实性”、“政治性”等批评概念大量引进词学领域，虽也表现出研究者们对新理论、新方法的学习和探索，但总不免有隔靴搔痒、未能深中肯綮之感。当然，文学的功能和性质是多元的，研究和批评的方法也应是多元的，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从不同角度、方法去探讨，以期从不同方面逼近对象的真相；但是，就词体的本质特征而言，从美学的角度切入，似是最佳的选择。事实上，近年来的词学界已经出现了这一可喜的势头。

因此，我读到黎小瑶同志的《宋词审美浅说》时，就感到由衷的欣喜。学科之间的融合交叉已成为当今学术发展的大势，但本书不是对它的时髦呼应，而是认真吸取传统词学研究的有益成果，并借鉴了五十年代以还一段时间内词学研究的教训，斟酌中外，损益古今，努力在一个新的基点上，重新恢复对词体本质特征的审美观照。这个立意和视角是首先值得称道的。

其次，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颖而又切实的框架设计，便于更全面地展示出宋词的面貌。本书或许可以概括为

三个层面：一是宋词的总体审美特征。作者分别从基调、题材、风格、境界、音律五方面提出感伤美、恋情美、柔婉美、细腻美、音乐美，来表述宋词的主要美学特点。二是宋词风格美的丰富性，细致地列举十大风格并作了较深入的阐述。前一部分是对宋词整体特点的宏观扫描，这一部分则着力于风格的辨异品殊。两者结合，体现了总体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三是从词论中拈出几种主要的审美观点加以重点评估。前人对于宋词的审美经验和理性思考，正可作为上述两个层面的参照物。由此可见，全书结构颇具逻辑体系，几乎涵盖了宋词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在某种程度上起了《宋词概论》的作用。

注意论述的明晰度，也是本书的一个优点。审美经验是人人在日常生活中所具有的，但这种赏心悦目的审美愉快，却常被那种艰涩玄奥的煌煌“美学”论著弄得兴味索然。当然，美学号称难治，不能笼统地要求明白如话的文风；然而本书致力于表述的清晰准确，描述的条理井然，注意论证和实例的结合，艺术鉴赏和理论分析的互融，是一部颇具可读性的著作，我想一定会获得一般初学者的欢迎的。

小瑶同志于1989年、1992年两次负笈北上，游学复旦，我和他始得结识。他的好学深思、孜孜不倦，使我庆幸又有一位辛勤耕耘的同道。本书开始属稿于复旦，愿他以此为起点，精进不息，获得更大更多的成绩。

一九九二年三月于复旦大学

目 录

序.....	王水照 (1)
小引.....	(1)
第一章 宋词浓厚的感伤美.....	(2)
第一节 感伤是宋词的基调.....	(2)
第二节 宋词感伤的具体内涵.....	(6)
第三节 宋词对前代感伤文学传统的 继承和发展.....	(21)
第四节 宋词感伤的表现形式.....	(26)
第五节 宋代“感伤词”的审美价值.....	(34)
第二章 宋词深挚的恋情美.....	(40)
第一节 恋情是宋词的首要题材.....	(40)
第二节 “词为艳科”形成的原因.....	(45)
第三节 关于宋词“恋情美”的讨论.....	(52)
第三章 宋词“本色”的柔婉美.....	(57)
第一节 柔婉是宋词的主体风格.....	(57)
第二节 宋词以柔婉为“本色”的原因.....	(61)
第三节 宋词的柔婉美与刚劲美.....	(66)
第四章 宋词精巧的细腻美.....	(73)
第一节 词境比诗境更细腻.....	(73)
第二节 从李清照词看宋词的细腻美.....	(78)

第五章 宋词独特的音乐美..... (83)

第一节 词——诗、乐结合的新形式..... (83)

第二节 “合乐性”是词体的基本特征..... (87)

第三节 宋词音乐美的独特性..... (94)

第六章 宋词丰富多样的风格美..... (104)

第一节 含蓄美..... (105)

第二节 直露美..... (112)

第三节 自然美..... (118)

第四节 典雅美..... (126)

第五节 平淡美..... (135)

第六节 谐趣美..... (143)

第七节 粗犷美..... (150)

第八节 冷峭美..... (155)

第九节 朦胧美..... (162)

第十节 新奇美..... (169)

第七章 几种主要的宋词审美观点..... (179)

第一节 李清照的“词别是一家”说..... (180)

第二节 张炎“雅正”、“清空”说..... (186)

第三节 张惠言等的“寄托”说..... (192)

第四节 刘熙载的“词品”说..... (198)

第五节 陈廷焯的“沉郁”说..... (206)

第六节 王国维的“境界”说..... (212)

第七节 “诗词合流”说与“时代精神”说..... (228)

主要参考书目..... (236)

后记..... (238)

小 引

宋词，是中国古代诗苑中一丛奇丽的花。它，代表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取得了与唐诗并 称 的 光 荣，正如王国维《人间词话》云：“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我们的民族是诗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是诗的国家。千百年来，人们酷爱唐诗，也酷爱宋词。宋词之所以能跟作为中国古典诗歌顶峰的唐诗相媲美，是因为它具有唐诗所不能替代的艺术特征和审美价值。

那么，就宋词的整体而言，它具有哪些不同于唐诗的审美特征？就不同的词家词作而言，又呈现出如何多样化的风格美？宋人如何按照美的规律和各自的审美理想去 创 造 宋 词？后人又如何以不同的审美观点去评价它？所有这些，正是我们在这本小书中所要探讨的问题。

我们力图以马克思主义文学观、美学观为指导，以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和民族审美心理的积淀为线索，从宋词的整体和局部、内容和形式、创作和评论诸方面进行审美研究，就上述问题发表我们的看法。

自知书中的论说甚为粗浅，故名之曰《宋词审美浅说》。

第一章

宋词浓厚的感伤美

第一节 感伤是宋词的基调

翻阅唐圭璋先生所辑的《全宋词》，这近两万首词给人最清晰、最突出的印象是：充满着浓厚的感伤情调。

在宋词中反复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是带有浓厚感伤色彩的“悲、哀、愁、怨、恨、叹、泪”之类，还有“酒”、“醉”和“梦”（消解或寄托感伤的妙药良方）。当代学者焦桐作过这样的统计①：

作 家	项 目 统 计	词 作 数 量	愁、怨、恨		梦		酒、醉	
			出 现 次 数	比 例 均 数	出 现 次 数	比 例 均 数	出 现 次 数	比 例 均 数
晏 殊		126	21	1/5	18	1/7	48	2/5
苏 轼		346	33	1/10	53	1/7	103	3/10
李 清 照		47	34	7/9	11	2/9	26	5/9

这里所选择的三位词家，晏殊是宋初的“太平宰相”，苏轼是北宋中叶词人，被称为“豪放派”的始祖，他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徙；李清照是两宋之交婉约派的“正宗”词人，饱尝国破家亡的痛苦。从时代、词派和个人境遇方面来说，他们在宋代词人中是很有代表性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从他们的词以至整个宋词高频率地出现感伤词语的现象，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宋词是感伤的，感伤是宋代词人普遍的心态。

宋词（无论是“代言体”还是自叙体）中的抒情主人公，大多是各种各样的“伤心人”②，诸如思妇游子、迁客逐臣、落第文士、江湖浪子、失意英雄、亡国遗民等等。他们苦闷忧伤、多愁善感，“擅长”流泪。在宋词中，伤心洒泪的“镜头”触目皆是：

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

（林逋《长相思》）

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欧阳修《蝶恋花》）

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范仲淹《渔家傲》）

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柳永《雨霖铃》）

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李清照《武陵春》）

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

（张孝祥《六州歌头》）

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

（陆游《诉衷情》）

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搵英雄泪。

（辛弃疾《水龙吟》）

这些“伤心人”的泪水，点点行行，简直能汇成滔滔的江水，然而，“便做春江都是泪”，也“流不尽”他们的“许多愁”③。

这些“伤心人”大多是以“孤独者”的形象出现的，他们孤苦寂寞，没有知音、无以慰藉。这样的形象在宋词中也触目皆是：

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晏几道《临江仙》）

一曲《阳关》，断肠声尽，独自凭兰桡。

（柳永《少年游》）

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苏轼《卜算子》）

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岳飞《小重山》）

独行独坐，独唱独酬还独卧。

（朱淑真《减字木兰花》）

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栏，难，难，难。

（唐婉《钗头凤》）

这些“孤独者”伤心地、艰难地行进在历史的长途中，在参

与着一幕幕社会人生的悲剧。

整个宋词主要是叙写这些“伤心人”的种种“伤心事”，抒写他们的种种感伤情绪（详见本章第二节）。感伤情绪普遍地存在于不同作家、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词作之中，成为宋词的基调。抒写感伤情绪的词（以下简称“感伤词”），不仅数量较多，而且成就突出。纵观宋代主要词家的代表作，多是“感伤词”，婉约派词人是这样，豪放派词人也是这样。

就总的倾向而言，“婉约词”与“豪放词”虽在题材、风格上有不同的特点，但都以感伤为基调，只不过同是感伤而有“悲哀”、“悲伤”与“悲愤”、“悲慨”的差异罢了。如果说人们对于秦观、李清照一派词的特点是“婉约而感伤”已毫不怀疑的话，那么，我们在这里要强调的是苏轼、辛弃疾一派词的特点是“豪放而感伤”。例如，苏轼那首至为豪放的“大江东去”之歌，以“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作结，全首词旨在借“赤壁怀古”以抒发词人功业未就、反遭贬谪的感伤。又如，辛弃疾那首寄与陈亮的“壮词”，当词人“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美梦破灭后，依然跌入“可怜白发生”的感伤之中，全首词抒发了他抗金救国的理想不能实现的感伤情绪。

其实，对于宋词以感伤为基调的问题，我们大可不必举例来说明，因为宋词以感伤为基调是体现于宋词整体的特点，是纵观全部宋词而得出的结论，是人们对宋词总的印象，因而，用部分作品为例不但不足以说明感伤是宋词的基调，反而会有以偏概全之嫌。

对于词（特别是宋词）的“感伤性”，清代词论家况周

顾在《蕙风词话》中作过这样的描述：

人静帘垂，灯昏香直，窗外芙蓉残叶飒飒作秋声，与砌虫相和答……斯时若有无端哀怨触于万不得已，即而察之，一切景象全失，唯有小窗虚幌，笔床砚匣，一一在吾目前。此词境也。

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在。此万不得已者，即词心也。

况氏这两段话多是来自创作实践和鉴赏活动的心理体验，对（宋）词的“感伤性”的直觉认识。如果把他这番颇为玄虚的话用现代语言来解释，我们可以这样说：深裹于词境之中的“词心”（思想内蕴），就是那种“无端哀怨”令人感到“万不得已”的感伤情绪。看来况氏之意近于我们在上文所提出的论点：宋词具有浓厚的感伤色彩，感伤是宋词的基调。④

第二节 宋词感伤的具体内涵

概言之，宋代感伤词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种种悲剧现象，表现了词人们对于自然、社会、人生的种种感伤情绪。宋词感伤的具体内涵，包括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一、相思离别，思乡怀人的感伤

这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题材，而在宋词中尤为突出。这除了文学承传的原因外，还有一定的社会原因。在封建礼教压抑下，自由美满的爱情婚姻或难于实现，或好景不长，男女之间常常忍受着失恋、相思、割爱、离弃之类的痛苦，而在理学盛行的宋代尤以为甚（详见本书第二章）。宋代民族战争频繁、科举制度发展、城市经济繁荣、外出从军、求学、应试、为宦、经商者甚多，相思离别、思乡怀人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尤其是靖康之难以后，国土沦丧、南北隔绝、家破人亡，在南方做官或逃难的北方人，思乡怀人之情更为痛切，如李清照词云：“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菩萨蛮》），“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武陵春》）。因而，抒写相思离别、思乡怀人的感伤情绪的词，便在宋代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大量地涌现。下面我们欣赏其中的几首。

第一首，晏殊的《清平乐》：

红笺小字，说尽平生意。鸿雁在云鱼在水，惆怅此情难寄。斜阳独倚西楼，遥山恰对帘钩。人面不知何处，绿波依旧东流。

这首词是“代言体”，抒情主人公是一个闺人。她在小幅红笺上，写上一行行密密麻麻的小字，向远方的情人尽情地倾诉平生相爱相慕的情意。古代有“雁足传书”、“鱼传尺素”的传说，但如今“鸿雁在云鱼在水”，无法找到它们为自己传递情书，一种欲寄无由、欲诉无处的惆怅涌上她的心头。

既然书难托，就只有登楼远望，以遣愁怀了。无奈遥远的山峰遮住了她的视线，使她望不到所思之人。“遥山”之外为远人所在，挂“帘钩”处为闺人所居，故“遥山恰对帘钩”又含有虽遥相阻隔但两情相对之意。“人面不知何处，绿波依旧东流”化用唐诗“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崔护《题都城南庄》）之意，表达她对物是人非、情人无觅的无穷感伤。

第二首，欧阳修的《踏莎行》：

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栏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词的主人公是一个游子。上片写游子在途中所见所感。旅舍外，梅花凋残，溪桥边，柳树长出纤细的枝条，野草芳香，春风送暖。此时若能与闺人共赏春光该有多好！无奈他正走在漫漫旅途上。美好的初春景色，反而触发了他的离愁，离家渐远而离愁渐浓，以至于无穷无尽，就象那迢迢不断的春水。下片“从对面写来”，设想闺中人对游子的思念。此刻，她正愁肠寸断，泪流满面，登楼怀远。游子禁不住在心里劝她说：“草地的尽头是春山，你所思念的人还远在春山之外，又怎么能望得见呢！还是不要凭高望远为好”。设想闺中人思念游子的悲苦情状，实则转进一层表现了游子思乡怀人的感伤。全首词以春水喻愁，以春山况远，以虚衬实，情景交融，意境深远。

第三首，陆游的《渔家傲》：

东望山阴何处是？往来一万三千里。写得家书空满纸，流清泪，书回已是明年事。 寄语红桥桥下水，扁舟何日寻兄弟？行遍天涯真老矣。愁无寐，鬓丝几缕茶烟里。

陆游的故乡在山阴，而他此时正宦游在蜀中，“往来一万三千里”。开篇直抒望乡思乡之深情，接着写托情于家书，纵然把信纸写得满满的，也难尽诉他思乡念亲之情，何况“书回已是明年事”，他怎能不潸然泪下呢？过片二句借寄语故乡的流水进一步抒发思乡念亲之情：何时才能乘舟沿流东下返回故乡与兄弟团聚呢？词人此时年届五十，近年来辗转于南郑、成都一带，故有“行遍天涯真老矣”的悲叹。飘泊异乡，老大无成，思乡念亲，愁苦难眠，他惟有坐对茶烟，以消磨那难熬的时光罢了。

第四首，范仲淹的《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这首词是范仲淹镇守西北边塞时写的。上片描写边塞的荒凉景象：这里的风景与内地迥乎不同，到处萧条冷落，连大雁也毫无留恋之意，纷纷向南飞去。当此落日残照之时，烟雾

笼罩，边声四起，孤城紧闭，显得更加黯淡凄凉。下片抒写思乡与报国的内心矛盾。一方面，万里思家，借酒消愁，触景伤情，不能入眠，悲伤流泪。另一方面，要消灭敌人、立功报国，坚守边塞，不能归去。“燕然未勒归无计”表现了词人立功边塞的爱国思想。这首词以其边塞题材和苍凉悲壮的风格而被视为“开拓性”的作品，在抒写思乡怀人的感伤情绪的一类词中也是颇有思想光彩的一篇。

二、时光流逝、年华易老的感伤

时光、青春，是最可珍贵的。为时光流逝、年华易老而感伤（“伤春悲秋”、“叹老嗟卑”）是中国古代文学反复表现的主题，在宋词中，这样的咏叹也甚多。随便举几个例子：“念过眼光阴难再得，想前欢，尽成陈迹”（曹组《忆少年》）；“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苏轼《洞仙歌》）；“碧野朱桥当日事，人不见，水空流。韶华不为少年留，恨悠悠，几时休”（秦观《江城子》）；“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辛弃疾《鹧鸪天》）。从上述例子可见，对于时光、年华的感喟是跟爱情或功业、身世之感或家国之思联系起来的，当人们在人生道路上受到严重挫折、理想与现实发生激烈矛盾的时候，这种感伤情绪就更容易产生。宋代词人大多直接或间接地感受到国家兴亡盛衰的急剧变动，大多有过个人荣辱浮沉的曲折经历，因而对时光流逝的惋惜感伤以至于对“人生无常”的悲恸忧患，就更为敏锐、更为强烈、更为深沉，并大量地诉诸他们的词作之中。

且读晏殊的《浣溪沙》：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这首词写的是“太平宰相”晏殊闲适生活的一个片断，时间是晚春，地点是在园亭里。他从今日的饮酒听歌想到去年的饮酒听歌，为时间的流逝而感伤，不禁发出“夕阳西下几时回”的慨叹。他在园中小径独自徘徊，伤春之情油然而生。

“花落去”，表明春光将尽，“无可奈何”既指花落之状，又指词人惋惜之情。“似曾相识”是因燕子曾巢居于此，“燕归来”表明又是一年过去了。全首词写的虽是词人对于花落春归、时光流逝的闲愁，但那种对于美好事物逝去的感伤。是人们常有的感受，会引起读者对自身经历和短促人生的丰富联想而产生强烈的共鸣。

再读张先的《天仙子》：

《水调》数声持酒听，午醉醒来愁未醒。送春春去几时回？临晚镜，伤流景，往事后期空记省。池上并禽沙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重重帘幕密遮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

写的是词人由午及晚愁闷无聊的生活，他不仅为自然界的春光将尽而痛惜：“送春春去几时回”，“明日落红应满径”，更为自己的青春不再而感伤：“临晚镜，伤流景，往事后期空记省”。临老伤春，当然比少男少女的伤春更为凄苦，加之人老而位卑（词序云：“时为嘉禾小倅，”当时词